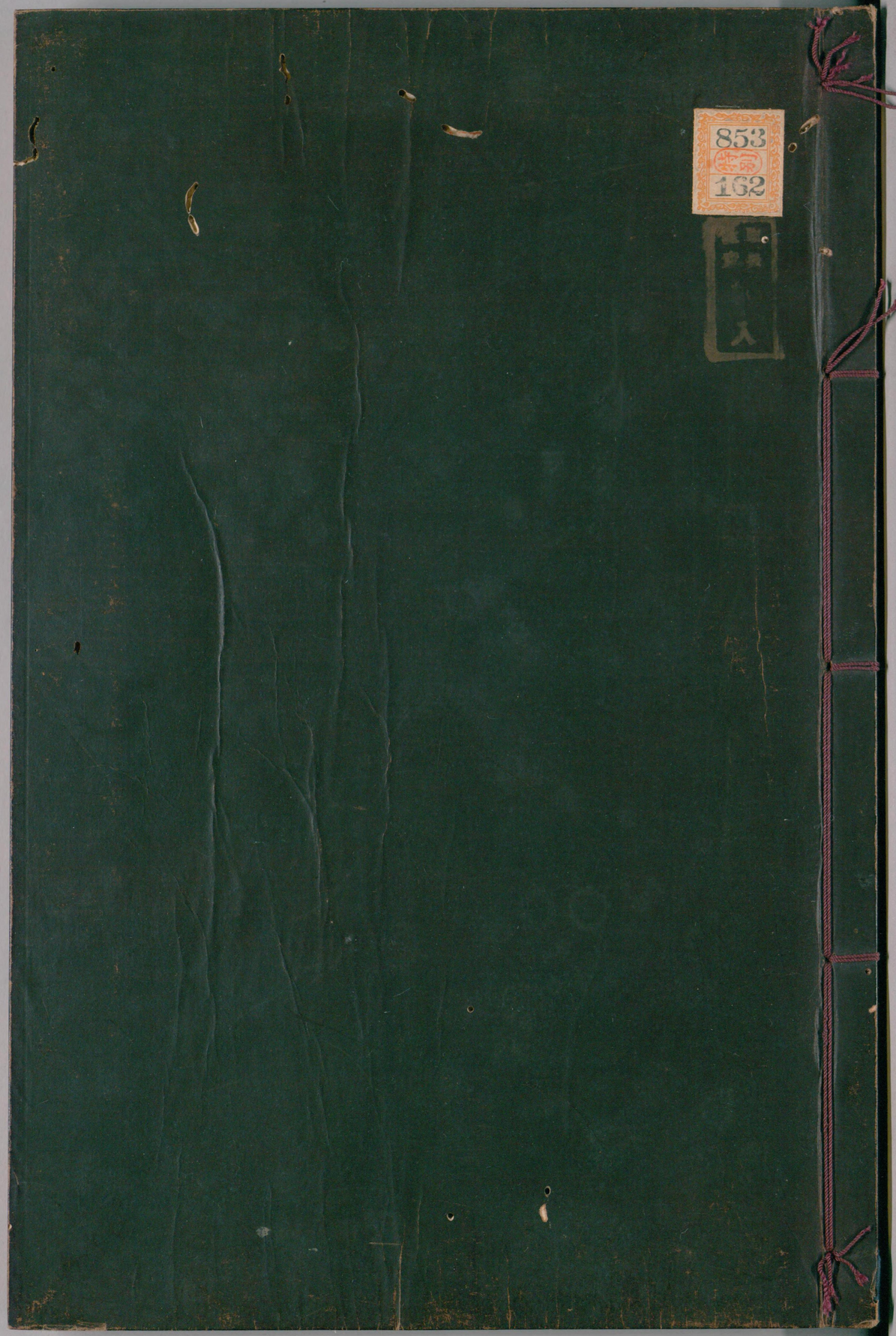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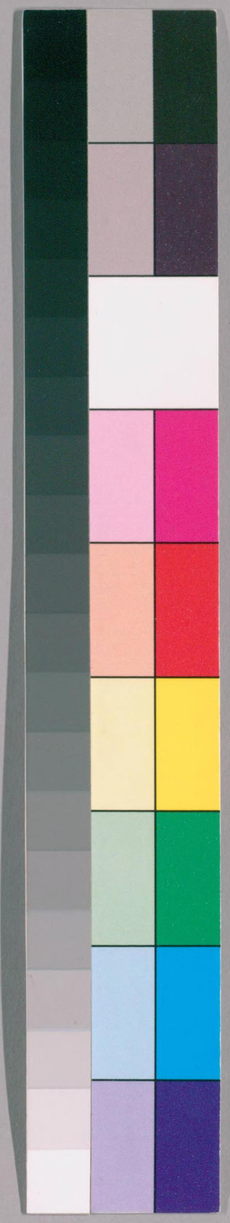

853
16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詩經大全圖

思無邪圖

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夫子讀詩至此而有
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
言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
情性是貼思。
正是貼無邪。

四始圖

關雎
鹿鳴
文王
清廟
爲
風
小雅
大雅
頌
始

朱子曰詩之所以爲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者正謂此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正變風雅之圖

正風	變風	正雅	變小雅	正大雅	變大雅
周南 召南	邶至豳 十二國	鹿鳴至菁莪	六月至何草不黃	文王至卷阿	民勞至召旻
二十五篇	百三十篇	二十二篇	五十八篇	十八篇	十三篇

朱子曰。諸儒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于本篇云。

二南爲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

十二國爲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觀省而垂鑒戒耳。

正小雅。燕饗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詩有六義三經三緯

風雅頌賦比興

十五國風。風者。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又足以動物也。

大小二雅。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多有正變之別。

周商魯三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語錄云。直指其多直敘其事者。賦也。）

比者。以彼狀此。如多斯綠衣之類。（語錄云。物爲說者。比也。）

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兎罝之類。（語錄云。不專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釣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

六義三經三緯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風雅頌聲樂部分之名。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

○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味以得之矣。

語錄風雅頌乃是樂中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大抵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三經是風雅頌是做詩底骨子。賦比興。却是裏面橫串底故謂之三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十五國風

義之圖

賦比興兼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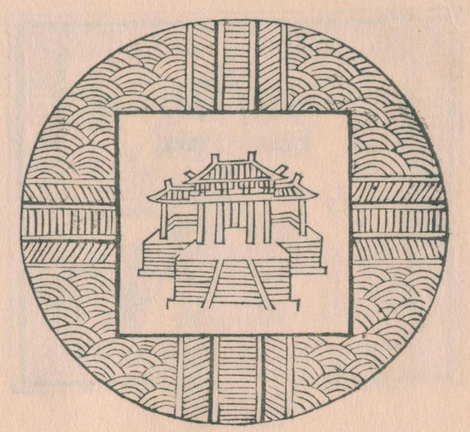
賦比	賦而興	比而興	興而比	賦而興又比	賦其事而以起興
小弁八章	野有蔓草	下泉	關雎	頍弁	泮水首三章
	溱洧	綠衣	樛耳		
黍離 氓三章	小弁七章				
		氓三章	漢廣		
			巧言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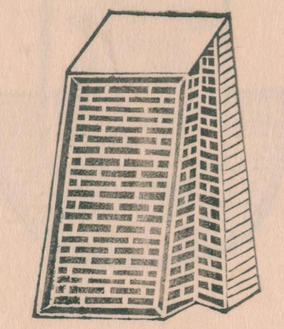
比興之中各斟斯事於比而線衣兼於興兎罝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者學者亦不可以不考

語錄說出那箇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箇物事來是比如南山有喬木只是說他有游女秦秦有廟君子作之只是說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關雎亦然此是興體比體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此是興比相近却不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靈臺圖辟廱圖





靈臺文王所作所以望氣
祲災祥時觀游節勞佚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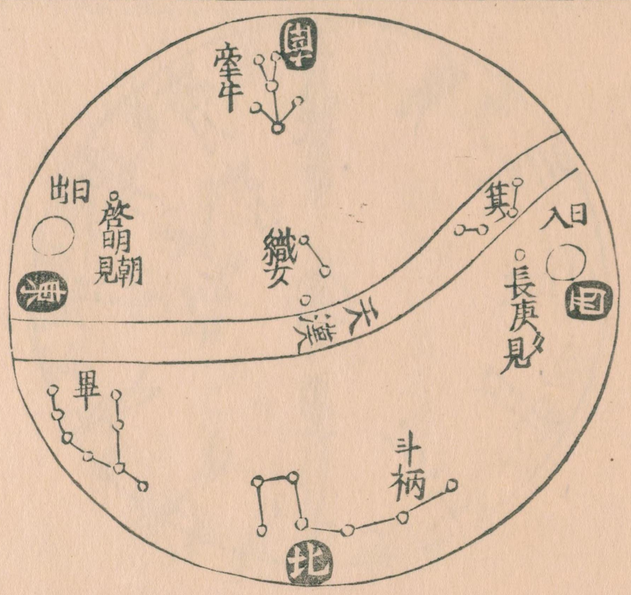
辟廱辟璧通廱澤也天子
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
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
辟廱

朱子初解曰張子云辟廱
古無此名則其制蓋始於
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
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

地理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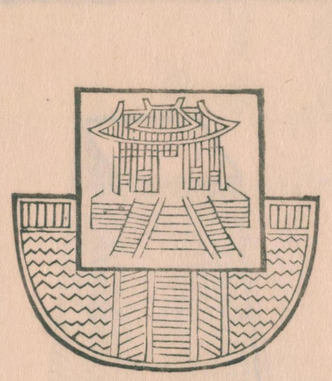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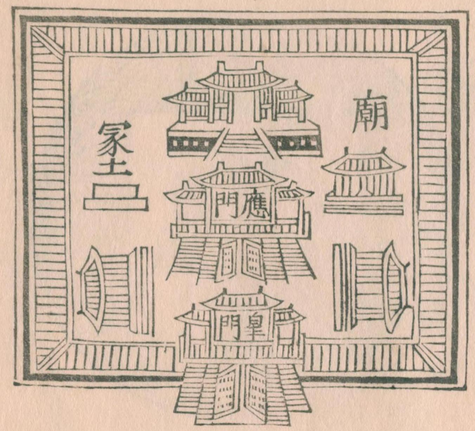
大東總星之圖



織女天女也牽牛服駕也啟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啟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之畢也箕斗二宿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

皐門應門之圖泮宮圖





太王遷岐度其宇築室作廟立皐門應門立冢土古公亶父後追稱太王王之郭門曰皐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

泮水泮宮之水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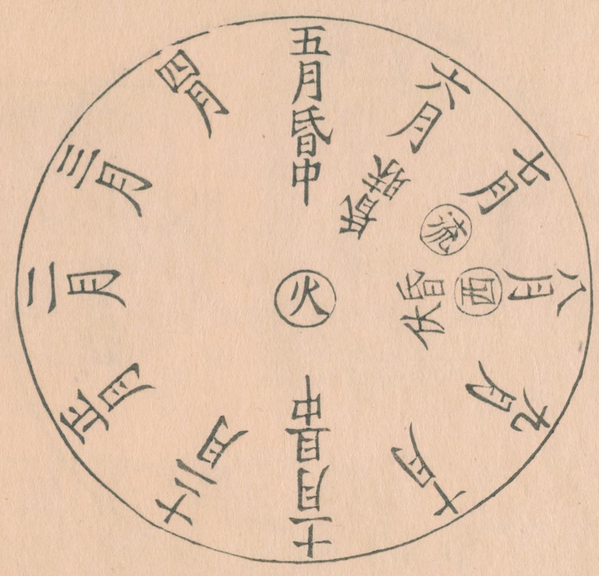
楚丘定之方中圖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定北方之宿營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建亥月小雪中氣之時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衛爲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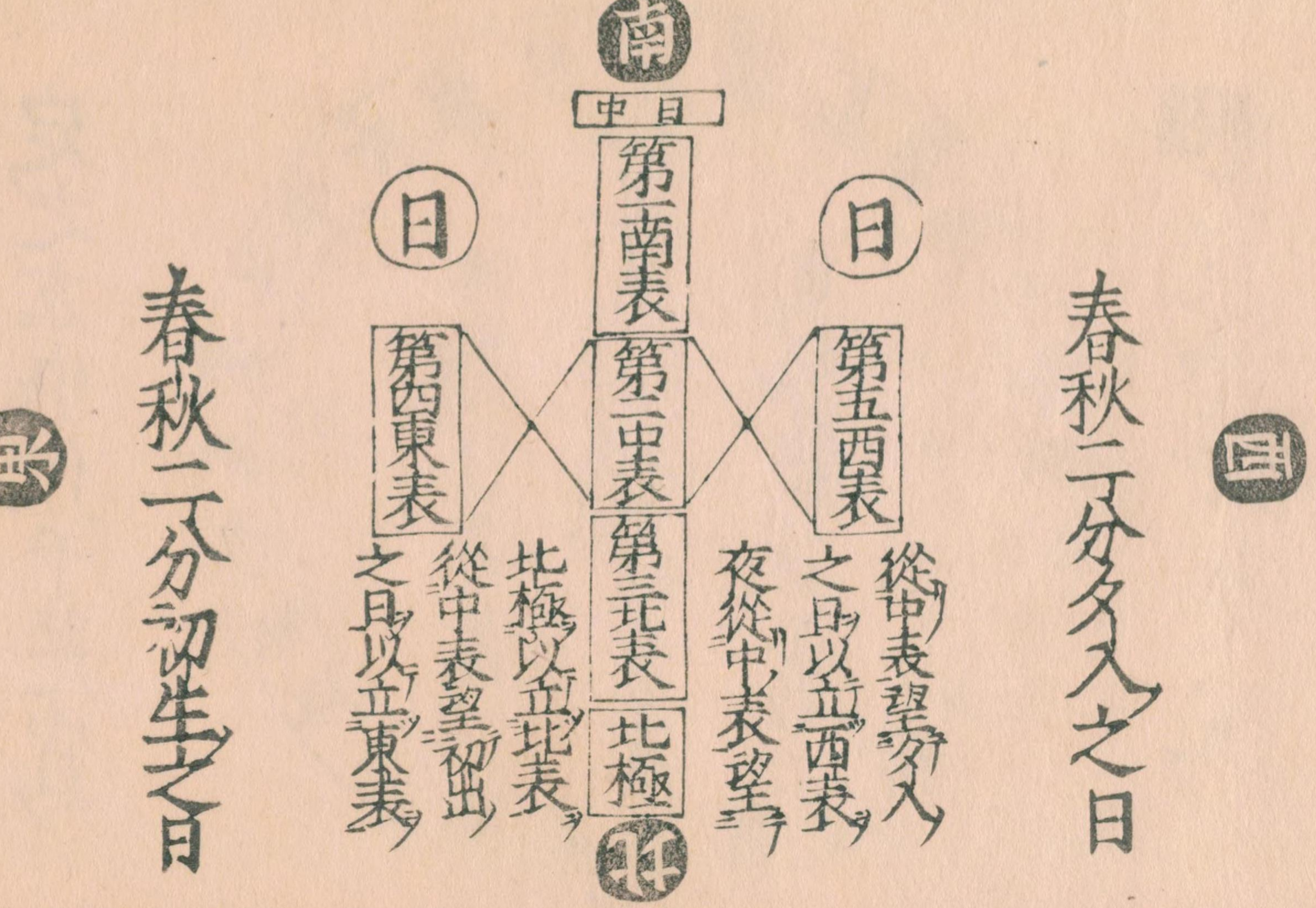
七月流火之圖



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火伏於九月至十月昏旦並不見唯冬至後旦中至正二三四皆見旦後也○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注云旦中而寒退昏中而暑退

公劉相陰陽圖



經云。既景乃岡。又云相其陰陽。度其夕陽。傳云。景測日景以正四方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山西曰夕陽。嚴氏曰。豳在梁山西。公劉相此夕陽地以建豳居也。今得西山眞先生儒家武庫所著公劉相陰陽圖。謹按其式。作圖如上。以備讀詩者考焉。

豳公七月圖

謹按朱子集傳所載王氏總論七月之義。取分布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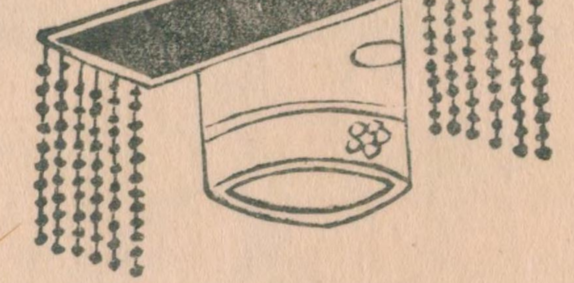
	一之日	二之日	三之日	四之日		四月
仰觀星日 霜露之変	觱發	栗烈			春日載陽 春日遲遲	
俯察昆虫 草木之化					有鳴倉庚	秀葽
以知天時 以授民事		鑿冰沖沖	納于凌陰		蠶月條桑	
女服事乎內 男服事乎外	于貉	其同 載纘武功	于耜	舉趾	女執懿筐求 柔桑采蘩 取斧斨 以伐遠揚	
上以誠愛下 下以忠利上	取彼狐狸 為公子裘	言私其豵 獻豣于公				
養老而慈幼 食力而助弱				同我婦子 饁彼南畝		
其祭祀也時 其燕饗也節				其蚤獻羔 祭韭		

風化之圖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流火		肅霜	
鳴蜩 斯螽動股	莎雞振羽	鳴鵙 在野	萑葦 在宇	在戶	隕蘀 蟋蟀入我牀下
				授衣 築場圃	滌場 穹窒熏鼠塞向墐戶
			載績 載玄載黃 其穫		穫稻 納禾稼 嗟我農夫 我稼既同
			我朱孔陽 爲公子裳		上執宮功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亟其乘屋
	食鬱及薁	食瓜 亨葵及菽	斷壺 剝棗	叔苴 采荼薪樗 食我農夫	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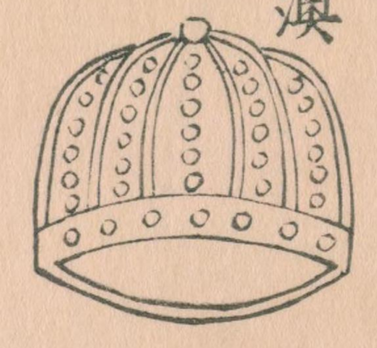
一之日謂一陽之月。二之日謂二陽之月。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餘放此。張氏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爲斷。蓋周雖以子月爲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謹按詩中載正月事。獨缺三月。嘗觀二章。春日載陽至公子同歸。及三章蠶月條桑至猗彼女桑。並不言何月。今摘其辭。紛於二月四月之間。非敢遽以爲三月也。特以備見豳風春日之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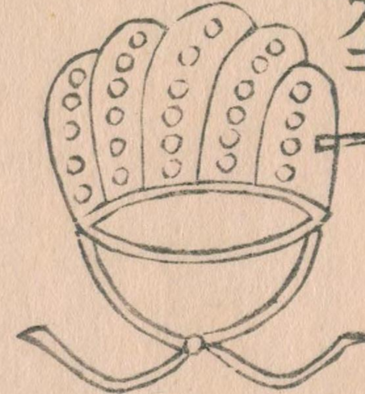
冠服圖



冠名。殷曰冔。周曰冕。黼冔。黼裳而冔冠也

臺夫須也。即莎草也。古註謂以夫須皮爲笠。所以禦暑禦雨。





會弁如星。會縫中也。王之皮弁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武公諸侯則玉用三采。

緇布冠也。撮者其製小僅可撮其髻也。古注云

太古冠。

衣裳圖

九旒衮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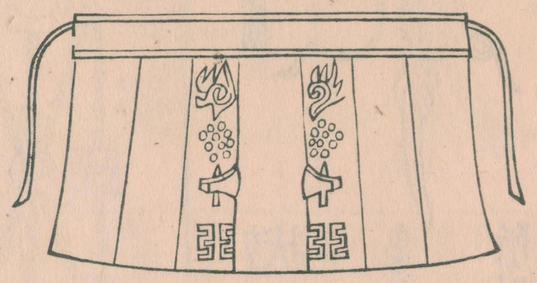
繪龍山華蟲火宗彝。
五章。天子之龍一旒一升。
一降。上公但有降龍。
龍首卷然。故謂之衮。

羔裘豹飾
唐制裘裳

檜制裘裳
狐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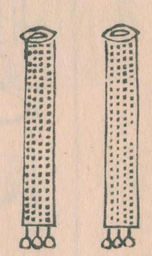
錦衣狐裘。
君純衣。大夫以豹飾。
袪裒。袪裒皆袂也。然袪大而袂小。
朝天子之服。蘇氏曰。此狐裘。狐白裘也。

九旒繡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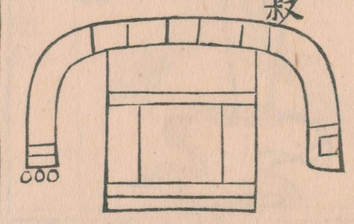


五色備謂之繡。
前三幅。後四幅。繡以藻粉米黼黻四章。

瑱　君子偕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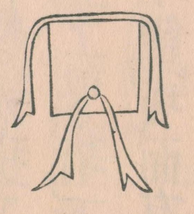


帶　韠　素冠　侯采赤



帶。太古蔽膝之象。字當作韍。古韍服謂之芾。字通用。其他服謂之韠。以蔽膝爲之。

邪幅　采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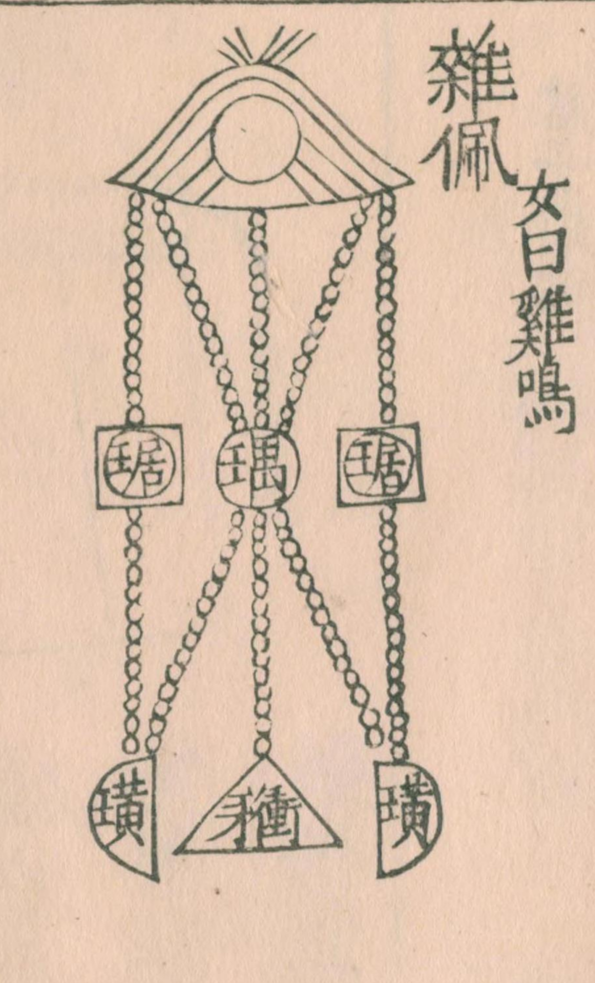
邪幅。偪也。邪纏於足。如今行縢偪束其脛。

正義註云。瑱。塞耳也。充耳是已。天子以玉。諸侯以石。充耳。以絞懸瑱當耳也。絞用綵線織之。天子諸侯五色。臣三色。君子偕老篇瑱。言夫人服飾。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佩用之圖

雜佩 女曰雞鳴



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横曰珩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瑀末懸衝牙兩旁組各懸琚璜又兩組交貫於瑀上繫珩下繫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觿 芄蘭

狀如錐角用象骨爲之所以解結

韘 芄蘭

古注云韘沓也以朱韋爲之射以彄沓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以遂弦也

紳 東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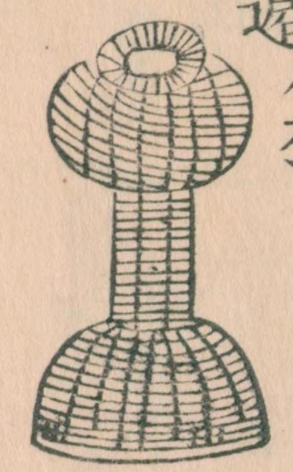
爾雅云婦人禕謂之縭孫氏云禕帨巾也故集傳曰婦人之禕母戒女而爲之施衿結帨也

笄 君子偕老

說文簪也其端刻雞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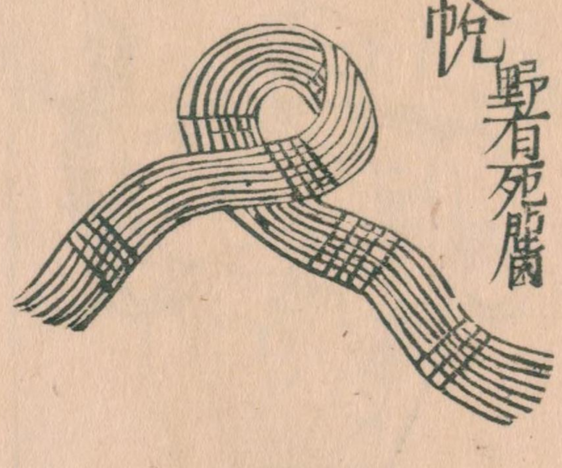
禮器之圖

籩 伐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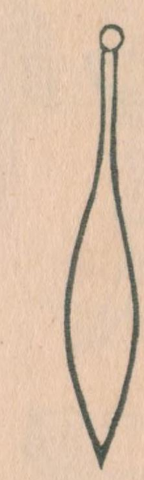


竹爲之以薦果核容四升

帨 野有死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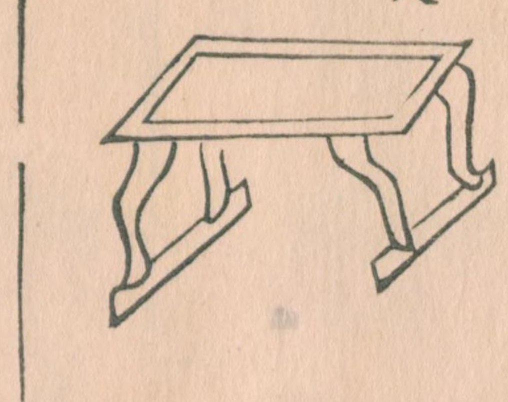
揥 君子偕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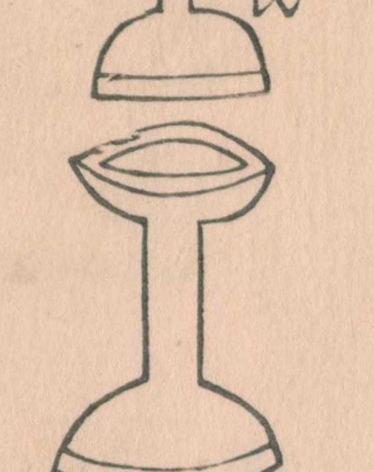
豆 伐柯

禮記婦事舅姑左佩紛帨注紛帨拭手之巾也揥所以摘髮以象骨爲之若今之篦兒豆木爲之以薦菹醢容四升

俎 楚茨



登 生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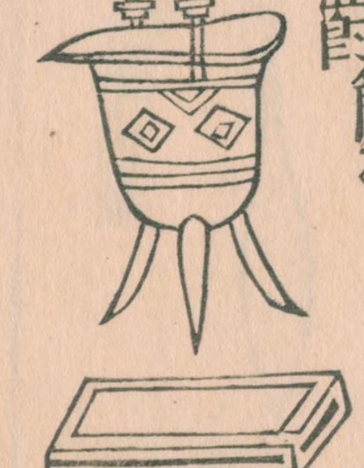


斝 行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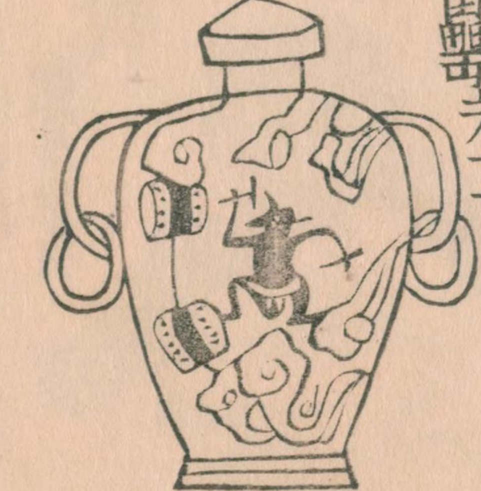
俎木爲之以載牲體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也登瓦器如豆以薦大羹徑尺八寸高二尺四寸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孔氏曰斝畫禾稼

簋 權輿

爵 簡兮



罍 卷耳



簋瓦器以盛黍稷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爵飲器受一升上兩柱取飲不盡之義戒其過也木爵玉爵同制罍酒器刻爲雲雷之象以金飾之孔氏曰天子玉諸侯金

犧尊 閟宮

秬 江漢

鬯 鬱鬯

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秬黑黍也鬱鬱金草鬯揚也釀秬黍爲酒築鬱金草煮而和之使芬芳條暢配而祼神也黃流在中鬱鬯也

壺 韓侯

卣 江漢

楅衡 閟宮

圜器禮器法壺大一石卣中尊孫炎云尊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郭璞云卣受五升楅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周禮云凡祭備其牛牲設其楅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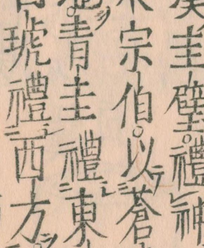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圭

桓圭
信圭
躬圭

璧
穀璧

蒲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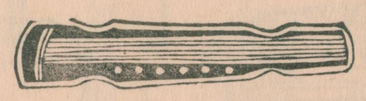
皇麕
圭瓚
江漢

璋瓚
棧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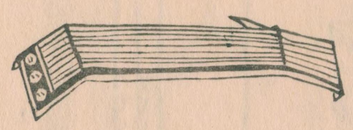
韓奕介圭諸侯之封圭執之爲贄以合瑞於王也曹氏曰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雲漢圭璧禮神之玉也孔氏曰太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圭璧其總稱也

王瓚圭瓚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酌鬯以祼也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左右奉之半圭曰璋以爲瓚柄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

琴



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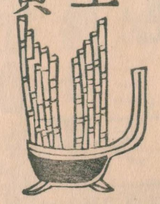
樂器之圖

琴瑟皆絲屬。

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文王武王後加文弦

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其常用者十九弦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五弦盡用宮商角徵羽之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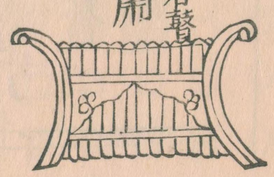
笙



簧

嚴氏曰笙以匏爲之十二管列匏中施簧管端改竅則鼓動其簧而發聲禮書云三十六簧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

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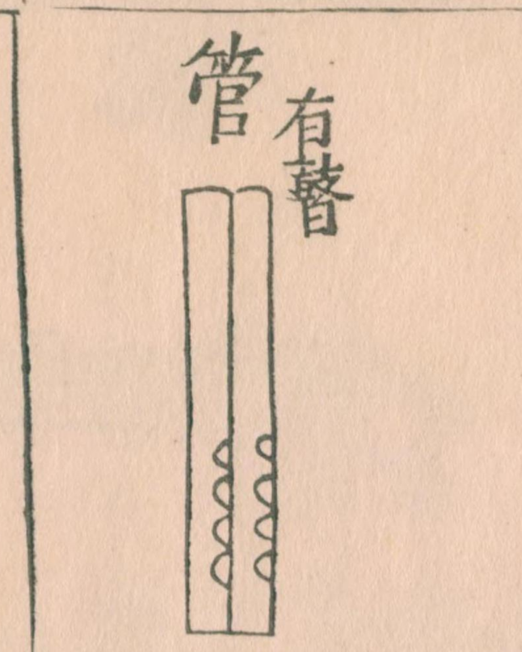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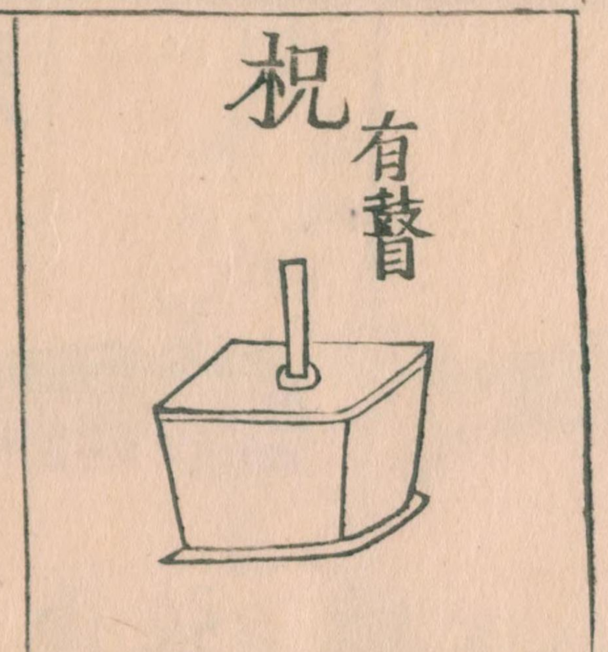
有鼓

簫編小竹管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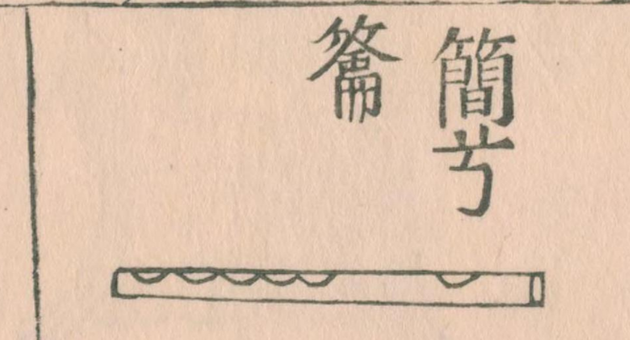
王氏曰簫大者編二十二管長七尺四寸小者編十六管長一尺二寸參差象鳳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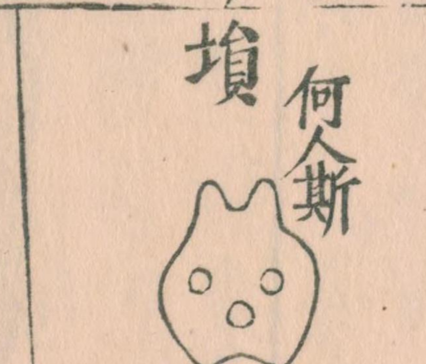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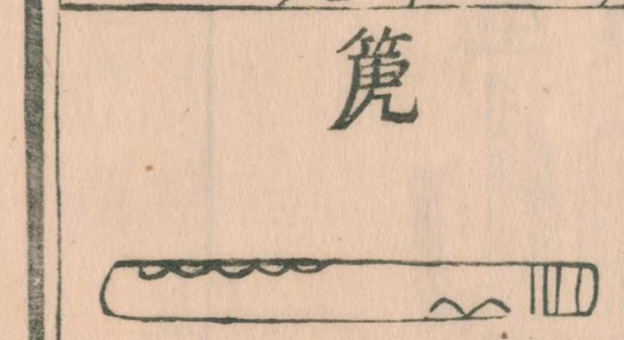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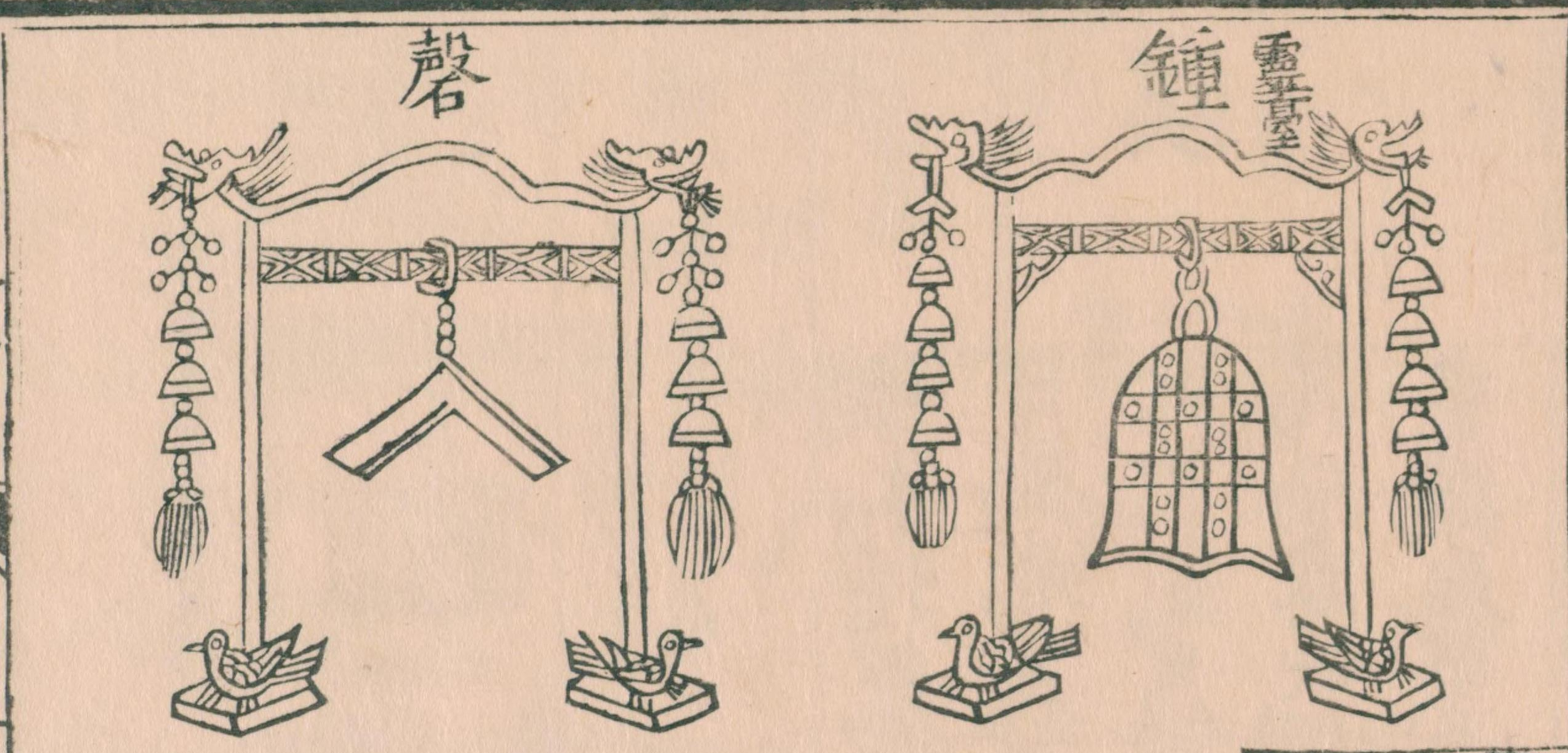
管六孔如篴。併兩而吹之
者也。篴今之
笛也
柷狀如漆桶。
以木爲之中
有椎連底撓。
令左右擊以
起樂者。
圉狀如伏虎
背上有二十
七鉏鋙刻以
木長尺櫟之
以止樂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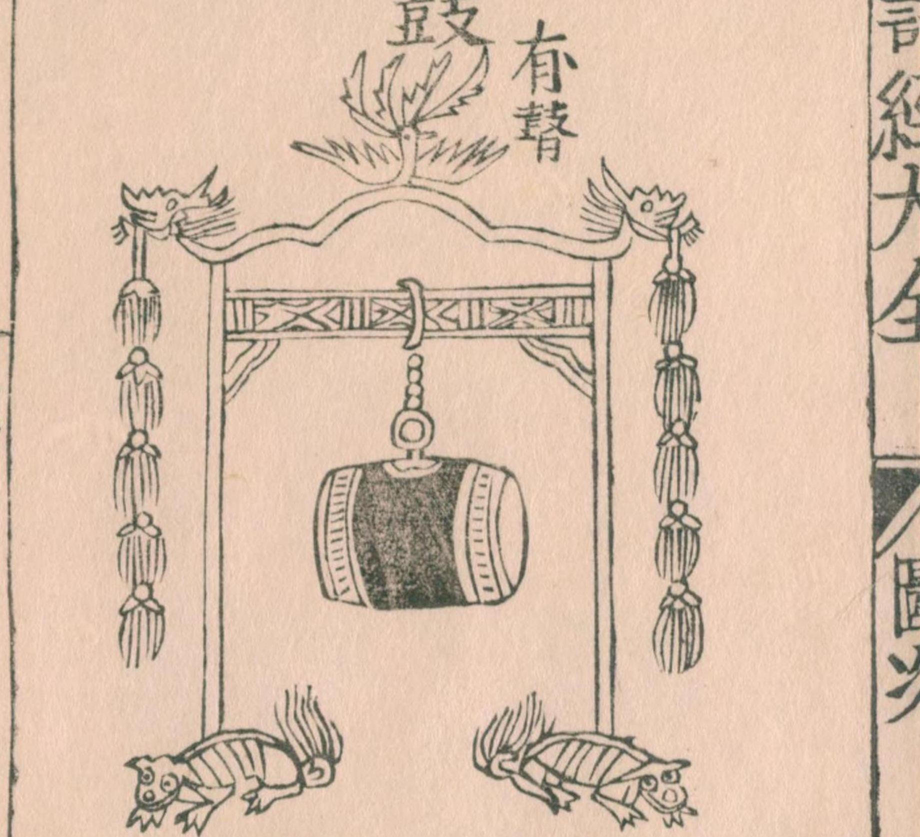
籥如笛而六孔。
或曰三孔而短。
主中聲而上下
之
塤土爲之。大如
鵝子銳上平底
以稱鍾六孔
篪以竹爲之。長
尺四寸圍三寸
七孔。一孔上出
徑三分。凡八孔。
橫吹之
塤篪其竅盡
則爲黃鍾其竅
盡開則爲應鍾
蓋相應和也



鍾金屬。鏞大鍾也
磬石爲之
鼓華屬。賁鼓。大鼓也。長八尺。鼓四
尺。中圍加三之一 田 亦大鼓也。
懸鼓 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
鼓。周懸鼓 鞉 如鼓小有柄兩耳
持其柄搖之則傍耳還自擊
何伯善注華泰下 魯鼓薛鼓 禮
投壺篇鄭氏注 魯鼓薛鼓 其節
不同○口○○口口○口○○
口半○口○口○○○口口○
口○ 魯鼓 ○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半
○口○○口口○ 薛鼓 此魯
鼓薛鼓之節也。員者擊鼙方者
擊鼓。古者舉事鼓必有節。聞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鼓　有瞽



節則知其事矣　取半以下爲
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文下說
魯鼓○□○○□□○○半○
□○□○○○○□○□○薛
鼓○□○○○○□○□○□
○○○□○□○○□半○□
○□○○○○□○此二者記
兩家之異故兼列之

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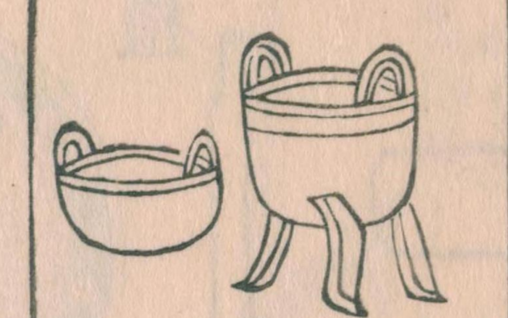
植木以懸鍾磬其橫者曰栒業有瞽篇孔氏曰植者爲虡橫者爲栒大板謂之業所以飾此栒而爲崇牙刻之如鋸齒捷業然故曰業其形卷然可以懸鼓磬樹五采之羽以爲文畫繪爲翣戴以璧樹翣於栒之角也

雜器之圖

鬲　絲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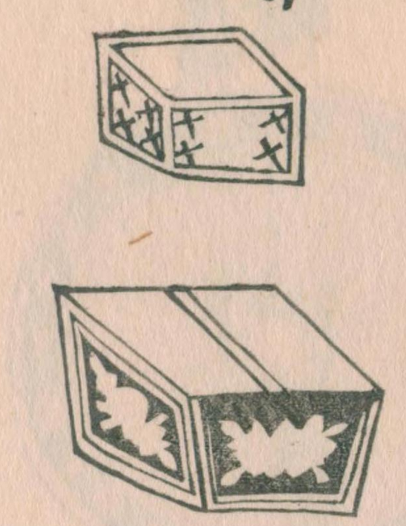
鬲有牛羊豕三鬲皆以銅爲之三足有鉉

錡　釜　采蘋



有足曰錡
無足曰釜

升　椒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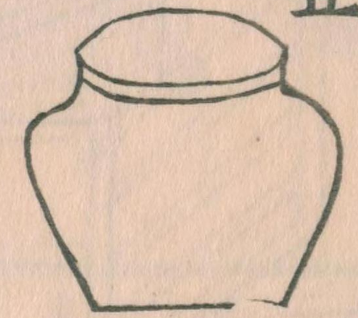


升上徑一尺下徑九寸深八分其容千二百黍爲龠二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

鬵　匪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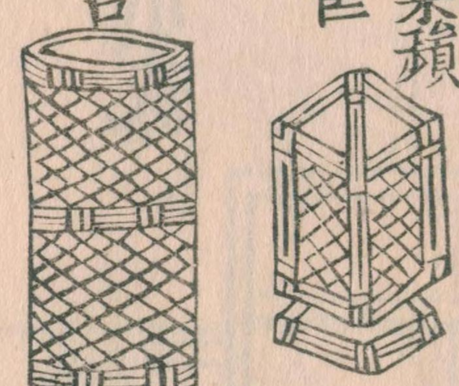
釜屬
李巡云上大下小曰鬵孫炎曰甑者非

缶　宛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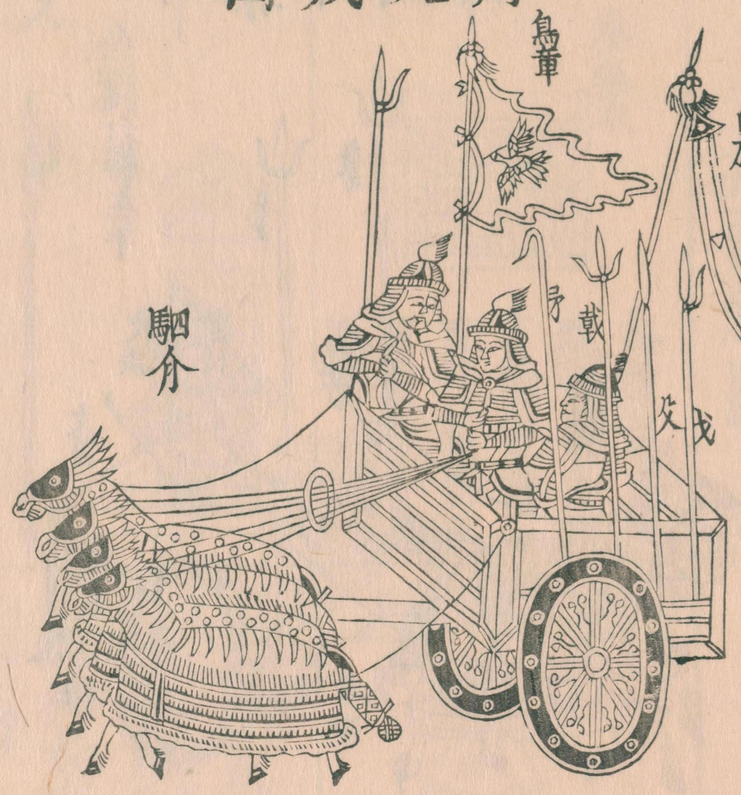
尊器可以節樂又飲器易尊酒簋貳用缶又汲器左氏與綆缶

筐　筥　采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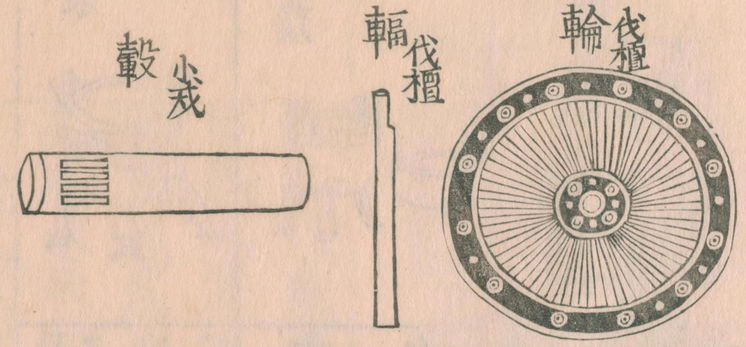
筐筥皆竹器方曰筐圓曰筥

周元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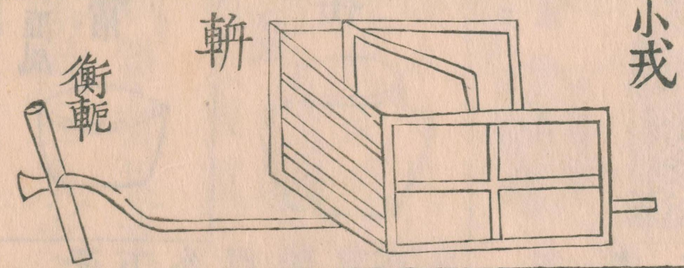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也戎車先軍之前鋒也元戎甲士三人同載左持弓右持矛中御戈及戟矛插於軾憾畫鳥隼之章

車制之圖



兵車之輪六尺六寸甲車之輪六尺三寸在輿之外二寸以輻二十八象日月也轂在車軸之中外持輻內受軸長三尺一寸徑一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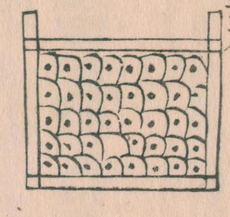


車前曲木上句衡者謂之軜亦曰轅禮記車制圖云身長丈四尺四寸亦曰轅通謂之軜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兵器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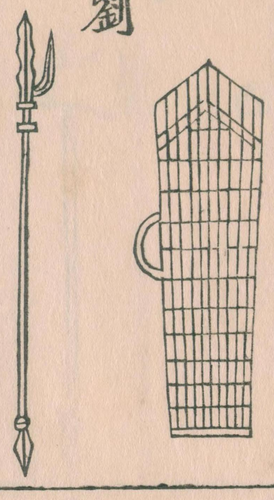
甲



秦無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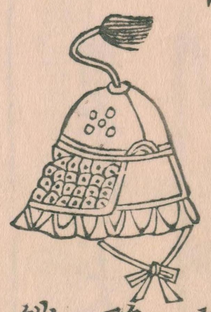
古者三甲以革爲之革甲壽可百年說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後世乃以金耳

干戈



公劉

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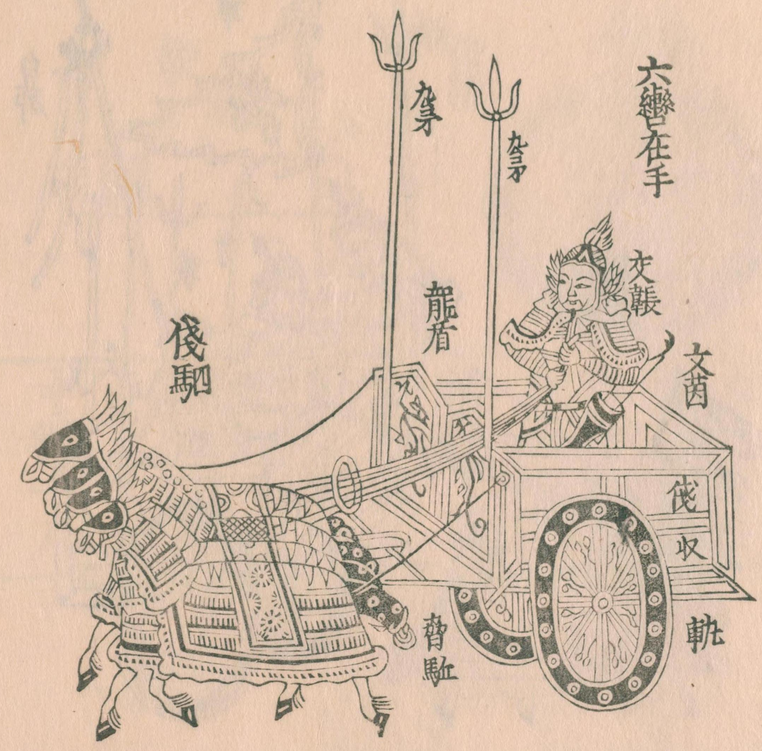
閟宮

說文曰胄兜鍪也鍪冑鎧也

千楯也自關而東或謂之干或謂之楯關西謂之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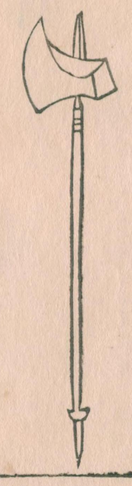
戈平頭橫刃長六尺有六寸戈主於刺

秦小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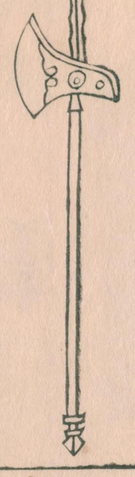
小戎篇云小戎伐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畅轂駕我騏馬又云龍盾之合鋈以觼軜伐駟孔群又云竹閉緄縢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

戚



公劉

揚



戚揚二者是斧鉞之別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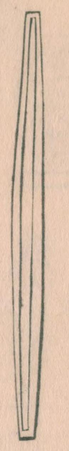
戚爲斧揚爲鉞。鉞大斧小。

戉

伯

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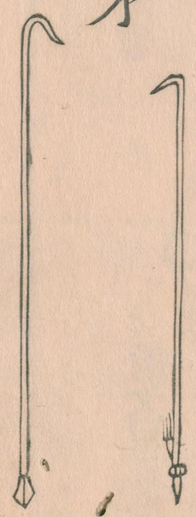
分



主於擊禮書作瓜瓠形

戉即殺也長丈二而無勾

矛



酋矛長二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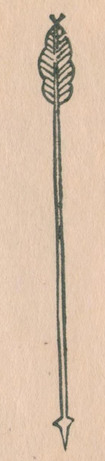
東矛長二丈四尺

弓

敦弓天子之弓形弓諸侯之弓弓長六尺六寸謂之上制六尺

三寸謂之中制六尺謂之下制取幹角以膠漆筋絲爲之者也

矢



說文弓弩失也象鏑括羽之形釋名矢指也有所指而迅疾

虎

韔

虎韔以虎皮爲弓室也

韔二弓交二弓於韔中也

魚服

服盛矢器魚獸名其背皮班文可爲矢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出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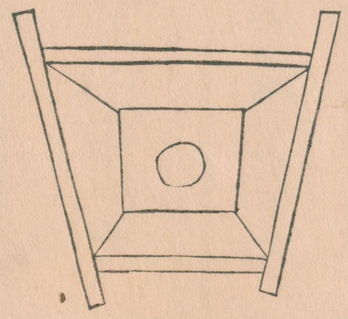
旟

鳥隼曰旟　龜蛇爲旐

旐

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

侯



猗嗟

侯張布而射之者也侯巾之的曰正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實射則張布侯而設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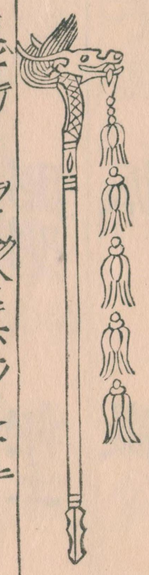
五正之侯中畫朱次白次蒼黃玄居外二十正則損玄黃二丁正則畫朱綠

旅

出車

蛟龍爲旅所謂左青龍也

旌



旌以牛尾注於旗干之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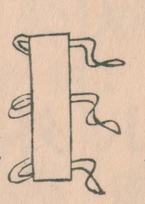
旌

干旄

旌析羽設於旗干之首

攻

車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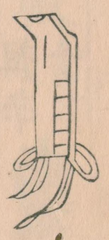


拾

於左臂以遂弦

決

車攻



決著於右手左捍

拾以皮爲之著

所以鉤弦開體

鞞

瞻彼洛矣

鞞琫有珌鞞容刀之鞞今刀鞘

也琫上飾珌下飾戎服也

諸國世次圖

商（宋附）

契 昭明 相土 昌若 曹圉

冥 振 微 報丁 報乙

報丙 主壬 主癸 湯 外丙（湯次子）

仲壬（外丙弟） 太甲（湯嫡孫） 沃丁 太（沃丁弟） 小甲

雍己（小甲弟） 太戊（雍己弟） 仲丁 外壬（仲丁弟） 河亶甲（外壬弟）

祖乙 祖辛 沃甲（祖辛弟） 祖丁（祖辛子） 南庚（沃甲子）

陽甲（祖丁子） 盤庚（陽甲弟） 小辛（盤庚弟）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祖庚弟） 廩辛 庚丁（廩辛弟） 武乙

太丁 帝乙 紂（宋）微子啟（紂庶兄） 微仲（啟弟）

宋公稻 丁公（公） 湣公（丁弟） 煬公（湣弟） 厲公（湣子）

釐公 惠公 哀公 戴公 武公

宣公 穆公（宣弟） 殤公 莊公（穆子） 湣公

公子游（羣公子） 桓公 襄公 成公

昭公 文公（昭公） 共公 平公 元公

景公 昭公（元公曾孫） 悼公 休公 辟公

剔成 偃

后稷　不窋　鞠陶 豳公劉　慶節
皇僕　差弗　毀隃　公非　高圉
亞圉　公叔祖類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懿弟　夷王 懿子
厲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 平孫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匡弟　簡王　靈王　景王

岐周 太王　王季

悼王　敬王　元王　貞定王　哀王
思王 哀弟　考王 哀弟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顯王　慎靚王　赧王

周公封魯 侯爵
周公　伯禽　考公　煬公 考弟　幽公
魏公 豳弟　厲公　獻公 厲弟　眞　武 眞弟
懿　伯御 懿弟　孝　惠　隱
桓 隱弟　莊　閔　僖 閔庶兄　文
宣　成　襄　昭　定 昭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哀 悼 元 穆 共
康 景 平 傾
召公封燕侯爵
召公 九世至 惠侯 釐 宣 桓 莊公
鄭 繆 寧 宣 昭 武 文
襄 宣 昭 武 文
懿 惠 悼 共 平
簡 獻 孝 成 潛
釐 桓 文 易王 子噲

昭 惠 武成 孝 王喜
邶
鄘一國封爵世次未詳
衛侯爵
康叔 康伯 孝伯 嗣伯 逮伯
武公共弟 莊 桓 宣桓弟
懿伯 貞伯 項伯 釐侯 共伯
歙伞 羣公弟 戴公子頑子 文戴弟 成
穆 定 獻 殤定弟 襄獻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靈 出靈孫 莊 出父 班師 襄孫 君起 靈子

悼 出李父 敬 昭 懷 群公子 愼 敬孫

聲 敽 懷 元 成 平侯 嗣君

鄭伯爵

桓公 武 莊 厲 昭

子亹 昭弟 文 穆 靈

棄 靈弟 悼 成 悼弟 簡

定 獻 敽 哀 共 声弟

幽 孺 幽弟

齊侯爵

太公 丁 癸 哀

胡 哀弟 武 厲 文 胡子

獻 哀弟 成 莊 襄 桓

魏畢公高之後封爵世次未詳

孝 昭 懿 孝弟 惠 頃

靈 莊 景 莊弟 安孺子 悼 景子

簡 平 簡弟 宣 康

唐 晉曲沃 附侯爵

唐叔 晉燮
靖 釐
文 穆子 昭
孝 鄂
哀
武侯 成侯 厲
獻 穆 殤 穆弟
小子侯 緡 襄弟 曲沃武公 獻 君卓
惠 卓兄 懷 文 獻子 襄 靈
成 襄弟 景 厲 悼 襄曾孫 平
昭 頃 定 出
幽 烈 孝 靜
哀 昭曾孫

秦 伯爵

非子 秦侯
襄公 文
德公 武弟 宣
共 桓
悼 厲共
簡 靈季父 惠
惠文王 武王
始皇 二世

公伯 秦仲 莊公
寧 文孫 出子 武 出子兄
成 宣弟 穆 成弟 康
景 哀
躁 懷 躁弟 靈 懷孫
出 獻 靈子 孝
昭襄 武弟 孝文 莊襄
子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陳侯爵

胡公　申公　相公申子　孝申子　愼

幽　釐　武　夷　平夷弟

文　桓　厲桓弟　莊厲弟　宣莊弟

穆　共　靈　成　哀

惠哀孫　懷　潛

檜祝融之後封爵世次未詳

曹伯爵

振鐸　太伯　仲君　宮伯　孝伯

夷伯　幽伯　戴伯　惠伯　石甫

繆公甫弟　桓　莊　釐公子ㄙ　昭

共　文　宣　成　武

平　悼　穀悼弟　隱平弟　靖

伯陽

作詩時世圖

商詩五篇

太甲以後

頌三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那一烈祖
祖甲以後
頌二篇
玄鳥　殷武
周詩二百六篇
文王　世
正風二十四篇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麟之趾　桃夭　芣苢

兎罝　並周南國詩　漢廣　汝墳　並南國詩
召南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騶虞　並南國詩
武王　世
頌二篇
時邁　酌
武王以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正風一篇

召南 何彼穠矣 南國詩

正小雅二十二篇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南陔 白華 華黍

魚麗 由庚 南有嘉魚 崇丘

南山有臺 由儀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成王 世

變風七篇

豳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正大雅十八篇

文王 大明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篤公劉　洞酌　卷阿

頌二十六篇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我將　思文

臣工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康王 以後

頌二篇

昊天有成命　噫嘻

昭王 以後

頌二篇

執競

厲王 世

夔大雅 四篇

民勞　板　蕩　桑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厲王以後

變小雅十篇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宣王 世

變風一篇

鄭柏舟 衛鄘侯時

變小雅五篇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黍苗

變大雅六篇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幽王 世

變小雅八篇

節南山　十月之交　小弁
何人斯　巷伯　白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苕之華　何草不黃

變大雅 二篇

瞻卬　召旻

幽王 以後

變風 二篇

衛 淇奧 武公之時

鄭 緇衣 桓公武公時

變小雅

正月　雨無正　賓之初筵 衛武公詩

平王 世

變風 十一篇

邶 柏舟　綠衣

衛 碩人 莊公時

王 黍離　楊之水

鄭 叔于田　大叔于田

唐 楊之水 晉昭公時

秦 小戎 襄公時

變大雅

日月　終風 並衛莊公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抑 衛武公詩

平王 以後

變風 十二篇

(王) 君子于役

兎爰 葛藟 君子陽陽 中谷有蓷

丘中有麻 采葛 大車

(唐) 椒聊

(秦) 車鄰 駟鐵 終南

桓王 世

變風 六篇

(邶) 燕燕 擊鼓 並衛州 新臺

桓王 以後

二子乘舟 式微 旄丘 並衛公時

變風 三篇

(鄘) 墻有茨 君子偕老

鶉之奔奔 並衛惠公時

莊王 世

變風 四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齊 南山　敝笱　載驅　猗嗟 並襄公時

釐王 世

變風 一篇

唐 無衣 曲沃武公時

惠王 世

變風 六篇

鄘 載馳 衛戴公文公時

相 鼠　干旄 並衛文公時

鄭 清人 文公時

定之方中　蝃蝀

惠王

魯頌 四篇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襄王 世

變風 四篇

衛 河廣 宋襄公時

秦 渭陽 穆公時　黃鳥 康公時

曹 候人 共公時

匡王 以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變風 一篇

陳 株林 靈公時

時世未詳

變風 七十五篇

邶 凱風 雄雉

簡兮 泉水

鄘 桑中

衛 考槃 氓 竹竿

伯兮 有狐 木瓜

芄蘭

谷風

靜女

鄭 將仲子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齊 雞鳴 還 著

東方未明 甫田 盧令

東方之日

園有桃 陟岵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唐)蟋蟀　山有樞　網繆　杖杜

羔裘　鴇羽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秦)蒹葭　晨風　無衣　權輿

(陳)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澤陂

(檜)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曹)蜉蝣　鴟鴞　下泉

豳小雅三十二篇

小旻　小宛　巧言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鐘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詩經大全圖畢

都人士　采緑

彙葉　漸漸之石

陽桑　緜蠻

詩經大全綱領

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宋子曰舊閱雎之序其間有統論詩之綱領者數條乃詩大序宜引以冠經首使學者得以考焉又曰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又曰或者謂補綴而成亦有此理

心之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鄭氏曰詩人志意之所之邁蘊藏在心爲志發見於言爲詩○慶源輔氏曰此一節言詩之自出○鄭氏曰詩之興也譎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歌古載籍亦既云焉虞書曰詩言志然則詩皆於此乎○黃氏曰自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寓與兒之嬉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蔡以簧鼓以

生。簫。以。簫。皆有。詩之用。而未。逝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曰詩言志至於五子述大禹之戒相與歌詠傷今而思古則變風變雅。已備之矣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喜怒憂懼愛惡欲謂之七情形見。音現求長也 [黃氏曰] 寂然不動者謂之性感於物者謂之情情之所動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手舞足蹈也。○[三山李氏曰] 未歌未足盡其情於是手舞之足蹈之而有舞焉。歌詠其聲。聲容兩盡。然後喜怒哀樂之情宣導於外。無所滯鬱此所謂導和之至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沿。直吏反。樂。音洛。思。息吏反

聲不止於言。咨嗟嘆。味歌皆是也。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疏。平声。數。朔去声之節相應而和也。然情之所感不同。則音之所成亦異矣 [慶源輔氏曰] 此一節又言咨嗟歎味歌既發於聲因以其聲攙於八音而和故謂之音而即其音而即其音而復可得其所感之情有如是之不同也。○[孔氏曰] 治世之政和順民述其安樂之心作歌。故其音亦安樂。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安之極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樂之至也。亂世

之政乖。民述其怨怒之心、作歌。故其音亦怨以怒。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怨之至也。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怨之甚也。國將亡。民遭困厄、哀傷思慕而作歌。故其音亦哀以思。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哀之甚也。瞻烏顧之、潸焉出涕。思之篤也。○〔臨川王氏曰〕治亂言世、言政、而亡國不言者、世絕而無政也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艾(音刈)、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祥召災。蓋其出於自然、而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慶源輔氏曰〕此一節文、結上三節、而言詩之用廣大深切、非他教之所及也。○〔安成劉氏曰〕詠其事之得、則可起人善心。諷其事之

失、則可創人逸志。得失於是乎正。其入人之深如此者、蓋以人心同一理也。詠其實而極其和平、則達於陰陽、而或致祥。諷其實而極於怨怒、則達乎陰陽、而或召災。其感動之速如此者、亦以天地神人同一氣也。詩雖出於人為、而理氣感通、則不假人力也。達字、貼動感字。陰陽、貼天地鬼神字。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慶源輔氏曰〕或疑指周公為先王。先生曰、此無甚害。蓋周公行王事、制禮樂、若以言成王、則失其實矣。是指風雅頌之正經〔安成劉氏曰〕序者言先王以詩為教、正綱常而善風化。故知其所指先王、與正經如此。經、常也。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

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爲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廬陵彭氏曰〕陳君舉云夫婦之經者孝敬之成也蓋天下之道只從夫婦中正中來以此氣象事親則成孝事君則成敬由是而人倫厚教化美風俗移若教化不美風俗所移矣姑曹風之奢晉風之儉不必於禮皆足以移人教化之不美其弊必至於此○〔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又言文武周公成王以風雅頌之正經爲教而後有此效驗始於夫婦父子君臣之間而天下之風俗也○〔安成劉氏曰〕此一節專論正風雅及周頌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興虛應反後同

此一條本出於周禮大師之官蓋三百篇之綱領管轄也〔慶源輔氏曰〕風雅頌者統於是而無所遺故曰綱領賦比興者三百篇之體製實出於是而不能外故曰管轄○〔安成劉氏曰〕詩有六義如綱之有綱如衣之有領如車之有轄管有轄轄管與錧轄同車轂頭鐵也轄車軸頭鐵也四者皆機要之所在也然綱領之用在網與衣之上則風雅頌之比也管轄之用在車之中則賦比興之譬也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朱子

曰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而太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士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比興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詞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問風雅與無天子之風之義曰鄭漁仲言出於朝廷者爲雅出於民俗者爲風文武之時周召之作都謂之周召之風東遷之後王畿之民作者謂之王風似乎太約是如此亦不敢爲斷然之說但古人作詩體自不同雅自有是雅之體風自是風之體製不可亂不必說雅之降爲風今且就詩上理會意義其不可曉處不必反倒○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爾程子必要說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從○盧陵彭氏曰李賢良云詩者古之歌曲其聲之高下作詩之始或爲風

為小雅為大雅為頌風之聲不可以入頌不待太師與孔子而後分也風雅頌乃其音而賦比興乃其體也

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兎罝之類是也朱子曰凡直指其名直敘其事者賦也引物爲況者比也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鈎起因而接續者興也○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賦比興不出那箇物事來是賦不說出那箇物事是比說漢有游女喬木只是說箇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只說箇他人有心相近却不同○如蓁蓁葛藟今何在何日大刀頭此是比體興之爲言起也言興物而起意後來古詩猶有此體如青青河畔草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

忽如遠行客。又如高山有星。林木有枝。憂來無端。人莫之知。皆是也。○興體不一。或借眼前事說起。或別將一物說起。如唐詩尚有此體。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借彼興起其詞。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有將物之所有。興起自家之所無。前輩都理會這箇不分明。如何說得詩本指。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奏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太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說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朱子曰〕三經是風雅頌。是做詩底骨子。賦比興。故謂三緯。○周禮說却是裏面橫串底。都有賦比興。風雅頌詩只是這賦比興三箇物事。實只是一箇物事。會得那興比賦。詩裏面全不用說。為是。如奕奕寢廟。不曾說得明。却因周禮說大段費解。今人要細解。不道此說。為是。如奕奕寢廟。且詩有六義。先儒更不曾說得明。却因周禮說幽詩有幽雅幽頌。即於二十二詩之中。要見六義。思之皆不然。蓋所謂六義者。風雅頌。乃是樂章之體。賦比興。又別是一箇物事。如仲呂調越調之類。至比興賦。又別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問幽之所以為雅為頌者。恐是可以用雅底腔調。又可用頌底腔調否。曰。恐是亡其二〇慶源輔氏曰〕聲音之節。非風雅頌。謂風雅頌之體。一定也。三緯謂賦比興之用不一也。○〔孔氏曰〕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詞。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也。○〔安成劉氏曰〕聲音之節。非風則雅。非雅則頌。其在當時固可吟咏以得其節奏。製作之體。非賦則比。非比則興。其在今日。猶可吟咏以得其指歸。蓋古人之作者教者學者皆不能外夫六義也　六者之序

廟。不認得意在那他人有心。慶奕奕寢廟。只管解那奕奕寢廟。且詩有六義。先儒更不曾說得明。却因周禮說幽詩有幽雅幽頌。即於二十二詩之中。要見六義。思之皆不然。蓋所謂六義者。風雅頌。乃是樂章之體。賦比興。又別是一箇物事。如仲呂調越調之類。至比興賦。又別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問幽之所以為雅為頌者。恐是可以用雅底腔調。又可用頌底腔調否。曰。恐是亡其二〇慶源輔氏曰〕聲音之節。非風雅頌。謂風雅頌之體。一定也。三緯謂賦比興之用不一也。○〔孔氏曰〕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詞。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也。○〔安成劉氏曰〕聲音之節。非風則雅。非雅則頌。其在當時固可吟咏以得其節奏。製作之體。非賦則比。非比則興。其在今日。猶可吟咏以得其指歸。蓋古人之作者教者學者皆不能外夫六義也　六者之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以其篇次風固爲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
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爲之也〔孔氏曰〕四
始以風爲先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爲辭故於風之
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見賦比興於風
之下則雅頌亦用賦比興也言事之道直陳爲正
故賦在比興之先比興雖同是託物比顯而興隱
當先顯而後隱故比居興先也然比興之中各
兼於興兎且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
自有不同者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朱子曰〕比興之中各有兩
例興有取所興爲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
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義者則但取
一二字相應而已要之上句全虛下句常實則同
也比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上學

者隨文會意可也○詩之比興舊來以關雎之類
爲興鸛鳴之類爲比嘗嘗爲之說甚詳大槩興詩不
全以彼物譬喻此物有都不說破者有下句亦有取義者此詩則
在所比之事上者其體益不同也上蔡言學詩要
先識六義而諷詠以得之此學詩之要也若遷迴
穿鑿則便不濟事矣○〔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則言凡
詩聲音之節製作之體有此六義而教詩與學詩
者皆端先辨而識之也緑衣雎鳩以比妾又因以興
起其詞雎鳩雖以起興之又以摯而有別比后妃之
德也獨舉二一者以例其餘耳○〔安成劉氏曰〕呂氏
嘗謂得風之體多者爲風得雅之體多者爲雅得
頌之體多者爲頌而朱子亦嘗疑以七月詩變其
音節或爲風或爲雅或爲頌則風雅頌之例中亦
恐有不同者不特比興之例然也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風刺之風
風者民俗歌謠之詩　福鳳反
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　風被物而有聲又因其聲
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　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
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也凡以
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
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
也　臨川王氏曰　主文譎諫有異入之道故曰風　○
　慶源輔氏曰　此一節解風之一字有此二義也
上以風化下謂正風也然變風亦間有如此者下
以風刺上則此謂變風耳風雖有此二義不同然

皆有取於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故皆曰風也　而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
風變雅作矣
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菁莪二
十二篇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
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也至于十
三國為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
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為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
作故其為說如此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

諸侯故國國自為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為俗也然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于本篇云〔朱子曰〕先儒本謂周公制作時所定者為正風雅其後以類附見者為變風雅固不謂變者皆非美刺也太序之文亦有可疑處而小雅篇次尤多不可曉者此未易考也但聖人法其善戒其惡此則炳如日星耳今亦不疑問其篇章次序事實是非之如何但玩味得聖人垂示勸戒之意則詩之用在我矣鄭漁仲之詩譜以為是邊然耳太抵聖人之心寬大平易與今人小小見識避前掩後底意思不同○詩之雅益王道盛時如成王以後則為變雅矣益王政之所由衰故黍離降而為國風則同乎諸侯之詩矣○〔慶源輔氏曰〕此一節言風雅之有變也然正變之說，說詩經無文可援但其說有合乎理故因從之所謂可疑者益指楚茨至車舝十篇之類而言也○〔安成劉氏曰〕詩人各隨當時政教善惡人事得失而美刺之未嘗有意於為正為變也後人比而觀之遂有正變之分所以正風雅為文武成王時詩變風雅為康昭以後所作而邶風不可以為康昭以後之詩也大抵就各詩論之以美為正以刺為變猶之可也若拘其時世分其篇帙則其可疑者多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福風鳳反〕

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婦孺非一人而序以為專出於國史則誤矣說者欲盡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失乃云國史紬繹詩人之情性而歌咏之以風其上則不惟文理不通而考之周禮太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太師之屬瞽矇之職也故春秋傳曰史為書瞽為詩說者之云兩失之矣

【朱子曰】周禮史官。如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其職不一遍掌書。無掌詩者。不知明得失之迹于國史甚事。又曰。周禮禮記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此見得。大序亦未必是聖人做。○【安成劉氏曰】此一節係變風變雅作矣之下。冠變風發乎情之上。而謂國史傷人倫之廢刑政之失作詩。則序者之意。以承上文言。變風變雅。為國史所作。非以三百篇為皆作於國史。然亦誤矣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失其德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猶有不忘者也

【黃氏曰】止乎禮義喜怒哀樂之中節者。○【臨川王氏曰】此獨言變風者。雅雖有變天子猶有政焉。謂變風則通乎無雅之後也。而猶知然此言亦其大略爾

聚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禮義者固已多矣

【朱子曰】如泉水載馳等詩固止乎禮義如桑中有甚禮義大序亦只是總說亦未盡○【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又言變風之亦有止乎禮義者蓋由先王之澤入人之深且久故也不及雅者變風如此則變雅從可知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所謂上以風化下〔臨川王氏曰〕風之本於人君一
事。○〔慶源輔氏曰〕此一小節。再釋
風之名義。然只反前說上截意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
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雅焉有大雅焉
形者體而象之之謂〔孔氏曰〕言天下之政事體
象四方之風俗謂之雅也小
雅皆王政之小事大雅則言王政之大體也〔慶源輔氏〕
〔孔氏曰〕此一小節。釋雅之名義。與大小雅之別。言天下
之事以體象四方之風俗而以見王政之所由廢
興也。正雅則可見王政之興變一雅則可見王政之
廢。○〔孔氏曰〕小雅所陳飲食賞勞燕賜征伐。皆小

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伐殷繼伐。荷先王之福
緑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求賢用士。皆大事也。
詩體既異。樂音亦殊。至於變雅。則由音體有小大。
而不復由政事之大小矣。〔朱子曰〕正小雅二十
二篇。皆政之正。大雅十八篇。意不主於一事。
大抵皆詠歌先王之功德。申固福祿之辭。而政之
大本繫焉。其音節亦不同矣。及其變也。則亦各以
其聲而附之也歟。○〔華谷嚴氏曰〕以政之大小為
二雅之別。驗之經而不合。竊謂雅之大小。特以其
體之不同耳。蓋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
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
小。大史公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若離騷可謂兼之。言離騷兼有風雅之體。而大雅具。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
言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古毒反〕

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頌容古字通故其取義如此〔慶源輔氏曰〕此一小節釋頌之名義頌容古字通故頌為形容之義〇〔三山李氏曰〕徐生善容容字作此頌字顏師古注云頌字與形容字古人通用〇〔廬陵彭氏曰〕盛德不可見也故美其形容成功不可忘也故告于神明〇〔安成劉氏曰〕論頌詩之大體固是天子郊廟樂歌而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者也但驗之三十頌諸篇亦不能盡然也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朱子曰〕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也自關關雎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

楚辭亦有亂曰是也〇自關關雎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

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所謂四始也〔臨川王氏曰〕風也二雅也

頌也雖相因而成而其序不相襲也故謂之四始

〇〔廬陵彭氏曰〕呂博士云自二十國之事以下備言二十人而成乎國俗謂之風發於正理而形於天下各有攸始也〇〔程子曰〕詩有四始而國居首本乎天謂之雅稱美盛德與生民其成功謂之頌先之家及於政以底成功其敘然也

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三山李氏曰〕四始以下皆詩之至也

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

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謂此也〔朱子曰〕所謂無詩者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耳故康節云自從刪後更無詩益伯樂之所不顧則謂之無馬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則謂之無詩可矣又曰古人發出意思自好看三百篇詩則後來之詩多不足觀矣〇〔慶源輔氏曰〕此二十句總結十二節而贊其為詩之極至也夫詩之作其來遠矣至

夫子刪詩則無復餘蘊後世作者連篇累牘不為不多然學之者果可以興觀群怨乎用之者果可以正得失動天地厚人倫美教化乎後人讀之者又果可以達於政而專對乎至於風雲之狀月露之形則固無益於事矣若夫哀淫愁怨道欲增悲則又非徒無益也卽子之言豈不深矣

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夔舜臣名胄子謂天子至卿大夫子弟安成劉氏曰卽所謂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侯之適子者也教之因其德性之美而防其過欲其溫因其性之寬而防其過故欲其栗因其性之剛而防其過故欲其簡而防其過故欲其無傲虐所以養其中和之德

救其氣質之偏者益皆樂之功用也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宮最濁而羽極清所以協歌之上下律謂十二律黃鍾大呂太蔟音奏夾鍾姑洗音跣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音亦應鍾黃最濁而應極清又所以旋相為宮而節其聲之上下

[朱子曰]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為商羽聲輕清其次為徵清濁洪纖之中為角此五聲之制以括人聲之高下又制十二律以節五聲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謂如黃鍾為宮南呂為羽還至無射為宮便是黃鍾為商太蔟為

角。仲呂為徵。林鍾為羽。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寸八分有奇。而黃鍾長九寸。大蔟長八寸。林鍾長六寸。則宮聲縣下面商羽音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鍾。太呂。黃鍾。太蔟。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鍾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縣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說四清者。意其取數之甚多者。言之耳。○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也。問詩樂既廢。如何。曰。既無此家具也。只得以義理養其心。涵泳從容。無斯須不和樂便是樂。必學樂然後誦詩。所謂樂者。○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然後誦詩。所謂樂者。益琴瑟塤篪之類。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奏夫詩之音律者。然詩本於人之情性。有美刺風喻之貞。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嘆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為易入。至於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倫肌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詠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歎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之所助於詩者為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發於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能通其聲者。能逆其志而不得其聲者。雖使得之。止其鍾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之意乎。況今去孔孟千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推而得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弦管。已乎。誠能得之。則所助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為詩之本也。況妹必得之。則今之詩之所謂得無有畫餅之譏乎。故愚以為詩出乎志。

者也。樂出乎詩。詩者。志之所之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末者也。未雖亡不害本之存。愚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何如耳。有舜文之文德。則聲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律而身為度。蕭韶二十南之聲。不憲其不作。此雖未
復言。然其理蓋不誣也。○〔孔峯蔡氏曰〕心之所之
者。乃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于言。故曰詩言志。心既
形於言。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必
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太抵歌聲長而濁
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
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
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鍾為宮。則太蔟為商。
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
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
十二管還相為宮者。所謂律和聲也。○〔雲峯胡氏曰〕黃鍾屬子。大呂丑。太蔟寅。夾鍾卯。姑洗辰。仲呂
巳。蕤賓午。林鍾未。夷則申。南呂酉。無射戌。應鍾亥。
十律十呂。陰陽相間。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蔟。自朱至寅。亦八位。餘律皆然。所謂
隔八者也。黃鍾。林鍾。太蔟。南呂。姑洗。應鍾。蕤賓。相
生。則三律下生三呂。皆三分損一。三呂上生三律。
皆三分益一。蕤賓大呂。則夷則。夾鍾。無射。仲呂。黃鍾。

相生。則三律下生三呂。皆三分損一。三呂上生三
律。皆三分益一。通六十下六上。而十二律旋相為宮
焉。每律備五聲。則成六十聲。加變宮變徵。則成八十四聲矣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朱子曰〕金。鍾鎛也。石。
磬也。絲。琴瑟也。竹。管簫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鼗鼓也。木。柷敔也。○〔孔峯
蔡氏曰〕八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而
無不諧叶。而神人以和矣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以六德為之本

說見大序

中和祗庸孝友 安成劉氏曰此六者。周禮大司樂所乖戾。祗者莊敬。庸者有常。孝者善事父母。友者善事兄弟。

以六律為之音

六律謂黃鍾至無射六陽律也。大呂至應鍾為六陰律。與之相間。故曰六間。又曰六呂 安成劉氏曰間者。言其陰陽相間。呂者。言其陰陽相協。周禮又謂之六同。不言六陰律者。陽統陰也

其為教之本

六德為本者。無是六德。則雖強括以六詩。無益也。此即舜命夔以樂教胄子。必因其直寬剛簡。而使之遍之意。以六律為之音。此即律和聲之意。本謂德性。未謂聲音。 安成劉氏曰本六德而教六詩。而夔自直溫而詩歌。自詩歌而聲律之意。 毛氏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

禮記 王制 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鄭氏曰五年者。虞夏殷之制也。周則十二年一巡狩。陳詩者。采其詩而觀之也

論語 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前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 梁子曰魯哀公十二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冊陽洪氏曰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諺亂失次。孔子復得之他國。史以歸。定著為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記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

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録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愚按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為鑒戒耳

廬陵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鄶曹小雅大雅頌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 ○ 程子曰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殷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有美刺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可以垂世立教 ○ 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南正家之道人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也故為首一南

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治及乎周道衰政教失風遂變矣於是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為變風之首也且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為衛得於邶鄘者為邶鄘所以見其首亂也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跡熄矣故雅亡而為一國之風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内亦不能保鄭本畿内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為列國故次以鄭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而入於禽獸人君身為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之風至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又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十叔之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所以見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風化中國之禮義消亡極矣是以夷狄強大天下亦相胥而夷矣故次以秦秦之始封本西戎之地國亂乃東侵而始大其俗尚夷故美其始有車馬禮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亡夷狄之風行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陳舜之後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聖人之都。風化之所厚也。聖人之國。典法之所存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夷道行而典禮亡矣。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人之道絶則危亡至矣。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懼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為亂之終。亂既極必有治之之道。危既甚必有安之之理。自昔天下向嘗不極亂而興治革危而下安。國家之先由是道也。其居豳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善政美化。由豳而始。王業之所興也。故次以豳。王業成而為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固其叙也。政之衰則至於亡。詩之亡。王道之亡也。天下之治。始於正。以風風天下。其終也盛德之者。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次以頌。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王道降所歌頌者如是。及其衰也。如魯之事。已足美。商則須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其後焉。○臨川王氏曰。風雅頌乃樂章之名。其音節各異。如今慢詞小令之分。雖欲以彼為此。以此為彼。而不可得。非編詩者可以已意移易

今卷曰七月本可列於雅。然雅有篤公劉矣。故寘之豳風。生民本可以列於頌。然頌有思文后稷矣。故寘之於雅。如此則是風雅頌初無一定。由人以意安排也。生民乃郊祀之後飲酒受釐時所歌施於人而非施於鬼神者。自當為雅。蓋祭祀之時。歌之於鬼神者。頌詩也。受釐之時。歌之於生人者。雅詩也。况頌詩與雅詩之体製亦自判然有不同也哉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朱子曰。雅常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礼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礼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朱子曰。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慶源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為教温柔敦厚。使人不狡不訐。故學之

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无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无躁急之失此所以能言也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人情其言易曉而諷詠之間優柔浸漬又有以感人而入於其心故誦而習焉則其或邪或正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志意油然興起於善而自不能已也【程子曰】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則誦讀其言美惡是非勸戒有以啓發故曰興○【西山眞氏曰】三百篇詩雖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覆涵泳眞可以感發其情性則所謂興於詩者亦未嘗不存也○【廣平游氏曰】學詩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如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脩矣觀常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鵲巢之風則夫婦之經正矣昔王衰有至于牲而弟子至於廢講寥義則詩之興發善心於此可見矣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勉齋黄氏曰】與群怨皆指學詩者而言觀則指詩而言謂考究其人之得失也然以為觀己之得失亦通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朱子曰】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朱子曰】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慶源輔氏曰】論語之論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為備反覆周悉無一或遺學者苟於此而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善不懈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事無惑和而不流則得群居之道怨而不怒則盡人情之微以至事父事君則於人倫之際各盡其道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可以為博物洽聞之君子○【廬陵歐陽氏曰】詩述商周

自衛玄鳥生民上陳稷契下訖陳靈千五六百年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国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之名。與其風俗方言訓詁。盛衰治乱美刺之由。無所不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而言。則未有若思無邪之切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宋子曰〕思無邪一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而自有一箇思無邪。○〔勉齋黃氏曰〕三百篇之詩亦多矣。而一言足以盡蓋其義。所以明思無邪之盛。親族之貴之類。是也。直指全体者。直指則非微婉矣。全体則非一事矣。蓋人一心之思。而其所以能盖三百篇之義也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白圭。大雅抑之五章也。〔宋子曰〕南容。孔子弟子。名适。字子容。抑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益深有意於謹言也。故孔子以兄子妻之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程子曰〕須是未讀詩者。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便須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

政。便能專對。始是讀詩。○勉齋黃氏曰詩三百人
未有不讀者也。而達於政事能專對者何其少耶
亦視其所以讀之者如何耳。為人邪。為己邪。誦說
邪。踐行邪。鹵莽邪。精切邪。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
判矣。○胡氏曰詩之作。皆原於人情。及諷詠其所
言。則事物之理。莫不至於詳盡。故其情人於事理之正。
則可以知風俗之盛。政治之得。其情背於事理之
正。則可以知風俗之衰。政治之失。因是而通為政
之方也。詩之詩溫厚不至於訐。能
諷誦則人皆易曉。因是故能專對也。然讀詩者每
不能如此。豈非誦之而不能熟熟之而
不能思。思之而不能切歟。可不戒哉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
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
好去声

子貢蓋自謂能無諂無驕者 朱子曰子貢姓端木名賜。諂。卑屈也。驕。矜

肆也。常人溺于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
有二一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
貧富之外也

故以二一者質之夫子夫子以為二一者特隨
處用力而免於顯過耳。故但以為可。蓋僅可而有
所未盡之辭也。又言必其義理渾然全體貫徹。貧
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富則安處善樂循理。而不
自知其富。然後乃可為至爾 朱子曰無諂無驕是
就貧富裏用功。比他
樂與好禮者。自一等。益樂自不知有貧。好禮自
不知有富。曾氏之說亦善。曾氏曰以貧故無諂。以
富故無驕。處貧富之道耳。樂非以貧。好禮非以富。
出於情性。而貧富不能以動也。○慶源輔氏曰心廣
體胖者。論其好
禮之實。○安成劉氏曰隨貧富而用力自守則不

能全体貫徹一也。無驕無諂渾然二也。是益為貧富而自守於圍於貧富之中者也。彼樂與好禮者則由禮義渾然攝於其心流行發見於日用之間其貧也。但知自樂而不知今之為貧。其富也。但知好禮而不知今之為富。所謂全体貫徹也。是其自始至終。此心之理。不為貧富而增損存亡。乃超乎貧富之外者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功不已而益精也。子貢因夫子告以無諂無驕不如樂與好禮而知凡學之不可少得而自足必當因其所至而益加勉焉故引此詩以明之朱子曰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為貧而樂富而好禮的工夫益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苟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朱子曰他說意思灑落只說貧富故云告往知來其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而知其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也○勉齋黃氏曰謂告以無諂不如樂無驕不如好禮此已言也。知義理之無窮學之不可以有得而遽足此所未言也。夫子論貧富而子貢悟為學是告往而知來頭頭是見得切磋琢磨在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之處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也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饗峯胡氏曰】讀書須是先理會訓詁訓詁便須涉其意不可只滯在訓詁上人未有不曉訓詁而能通其意者子夏是未曉得素以為絢一句訓詁所以問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

之事後素功是也蓋先以粉地為質而後可施以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以文飾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龜山楊氏曰】子貢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慶源輔氏曰】子貢因論好禮樂之學而知切磋琢磨之詩為自治益精之意子夏因論素以為絢之詩而知人之學以禮為先故皆可與言詩者以其能發之後乎可謂能繼其志意而子夏曰禮後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者商也蓋先以粉地為質而後可施以文飾

章句訓詁。而詩之教。益於人者鮮矣。○雙峯饒氏曰夫子稱商賜可與言詩。皆是善其能於類而長。今學者讀書。於見在文意。推廣不能通解。況敢望其能觸類乎。○三山李氏曰觀詩者。必當得其外意。如衣錦尚絅。但言衣服之盛。而中庸曰。惡其文之著也。推之以為慎獨之學。亦莫美於此。但言顏色之好。孔子曰繪事後素。子夏則推之遂知其禮後之說也。○正叔陳氏曰六經皆經聖人手而於詩也致意益詳。論語一書語詩多於他經。而二南則正風之言之。關雎一篇。未嘗再三慨嘆。夫子之意深矣。○安成劉氏曰此引論語言詩。凡十一章而皆不及其先後之次。朱子於此得无意乎。切以淺見推之。雅頌各得其所。十五國風之編。定体也。詩之体之音節既定。則可學矣。故次兩章記六子常以詩為教也。既學則必有成效。如所謂興觀群怨之類。是也。故以此二十章次之。然學貴乎知要。善讀詩而有得。雖思無邪之一言。白圭之一言。用之有餘。不善讀者。雖三百其篇而無用也。故此三十章又次之若子貢

子夏之問答。又皆得詩人意外意。故以此二章終焉。但未知朱子之意然否

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程子曰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愚謂意謂已意。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謂詩人之志逆迎之也其志否逐逐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栗子曰〕普徧也率循也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獨彼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益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而無遺種矣惟以意迎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又曰逆是前去追迎之意逆忘讀詩之法也

〔程子曰〕顯宇伯淳順宇正叔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定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也亦深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豈能興起乎○又曰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潛玩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慶源輔氏曰〕讀詩者吟咏其情性使人意況浸浸然於道德之中有所慕樂而動蕩鼓舞之自不能已浴沂風雩之氣象一般方能有益矣○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栗子曰〕讀詩何緣會長一格詩之興最不緊要然興起人意處正在興會得詩人之一興便有一格長厚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

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順矣若以文害辭以辭害意則幾何而不為高叟之固哉 問詩如何看 龜山楊氏曰詩極難說大抵須要人體會在心為主心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謂之不知詩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乎孔子以為可與言詩已此全要體會得故看詩有味至於有味則詩之用在我矣 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之蓋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隘狹無由可見 慶源輔氏曰溫厚平易老成六字說盡詩人情性溫厚和而不流平易正而不怒平易而不忘平易謂所言皆眼前事老成謂憂深思遠非於人情事物之變此等意思惟平心易氣以

逆之則可有得 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太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 慶源輔氏曰艱險與平易正相反益則愈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 慶源輔氏曰艱險云目前事若無義理在其間是特卹俚之言耳唯所言皆目前事而却有義理此其所以為詩也然人能言到此亦甚難以平易求之則無窒礙故其意思廣遠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能悠悠着詠以得之 慶源輔氏曰橫渠此數說此知味之學觀詩之法也

上蔡謝氏曰名良佐字顯道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

愚按六義之說見於周禮太序其辭甚明其用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識而自鄭氏以來諸儒相讓不唯不能知其所用反引異說而汨陳之唯謝氏此說為無幾得其用耳〔朱子曰〕上蔡甚曉得詩觀此說是他識得要領處○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潛咏自然和氣從胷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著意思自足須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箇道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盡洗出那心裏物事渾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咏以得之此是讀詩之要法看來書只是要讀讀得熟時自道理自見切忌先自布置立說○〔程子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也○〔慶源輔氏曰〕體面益言體製體段言六義各有箇體面學詩不可不先理會得

古詩即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

動興起處只為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說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如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干正〔慶源輔氏曰〕思之切而不歸正便入哀傷遑佚去也○又曰明道先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平聲極他念過便教人省悟〔東齋陳氏曰〕丞民詩首四句孔子只就中添四字滄浪之歌只換兩斯字無窮明道說詩正得此意○〔朱魯叟曰〕詩中頭項多一項是音韻一項是訓詁各件一項是文体若逐一件件根究然後詩得以道理則殊不濟事須是通悟者方看得聖人有法一度之詩

如春秋書礼亦是也。一字皆有理。如詩亦要逐字逐
理去讀。便都疑了。○看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
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看他風土。看他風俗。又看
他人情物態。只看伐檀詩。便見得他一箇清高底
意思。看碩鼠詩。便見他一箇暴斂底意思。好底意
思是如此。不好底意思是如彼。好底意思。全自家善
意油然感物而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著
搶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詩有說得曲折後好底。
有只恁平直說後自好底。如燕燕未後一章。這不
要看上文。考下文。便知得是恁地意思自是高遠
自是說得那人著。○看詩且看他大意。如衛諸詩。
其中有說時事者。固當細考。如鄭之淫。邶底詩。苦
苦搜求他有甚意思。一日看五六篇可也。○讀詩。
且只將做今人做底詩看。或每日令人誦讀却從
旁聽之。其語有未通者。畧揍注解看。却時時誦其
本文。便見其語脉所在。又曰。念此一詩既已記得
其善語。却逐箇字。將前後一樣字通訓之。今注解中
有一字而兩三義者。如假字有云大者有云至者

只是隨處拗曲揑耶。非通訓也。又曰。伊川有詩解
數篇。說到小雅以後極好。益是王公大人好生地
做。都是識道理人言語。故他裏面說得。恁有道理
好。子細看。非如國風或出于婦人小子之口。但可
觀其大槩。又熟讀玩味。仍不可先看諸家注解。看得久之。自
然認得此詩是說箇甚事。謂如拾得箇无題目詩。
說此花既白又香。是成王。其始只說箇好意思。如豈弟君子。
告指成王。純嘏爾常之類。皆說優游享福之事。至
有馮翼以下。方說用賢大抵告人之法。亦當如
此。須先看詩正在于吟味諷誦。則其肯從吾言。必樂為之
矣。○讀詩正在于吟味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
如五自作此詩。自然是將已意去包籠他。做時又相似。中間委曲周
旋之意。不曾理會得。消甚事。若如此看。只一日只看得數章。而又不曾透徹
耶。且如人之城郭。須是逐街坊里巷。屋廬基墻樹。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馬人物一一看過方是今人只是外面望見城是
如此便說我都知得了○詩如今恁地注解了自
是分曉易理會但須是沉潛諷誦玩味義理咀嚼
滋味方有所益若只草草看過一部詩只三兩日
可了但不得滋味也記不得全不濟事古人說詩
可以興須是讀了有興起處方是讀詩若不能興起
便不是讀詩○讀詩之法且虛心熟讀尋繹之不
要被舊說粘定看得不活三川解詩亦說得義理
多了詩本只是恁地說話一章言了次章又從而
歎詠之雖別无義而意味深長不可於名物上尋
義理後人往往見其言只如此平淡只管添上義
理却窒塞了他如一源清水只管將物事堆積在
上便壅隘了○讀詩須是讀熟了文義都曉得了
涵泳讀取百來遍方見得那好處那好處方出方
見得情性若讀得精熟時意思自說不得如人下
種子既下得種了須是討水去灌溉他討糞去培
壅他與他耘鋤方是下工夫養他處今却只下得
箇種子便休都无耘治培養工夫這箇貪多不得

讀得箇一篇恨不得常熟讀此篇如无那第二篇
方好而今只是貪多讀第一篇了便要讀第二篇
讀第二篇了便要讀第三篇恁地不成讀書此便
是大不敬須是殺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讀書○讀
詩之法須識得大義得他滋味沒要緊處縱理會
得也无益大凡讀詩多在諷誦中見義理況詩又
全在諷誦之功所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一人
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又如今詩曲若只讀過
也無意思須是歌起來方見得好處○讀書須是
有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某舊讀仲氏任只其心
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既
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
亦孔之將如此等處直為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
○問先生授以詩傳且教論之曰須是熟讀某嘗
熟讀一二篇未有感發竊謂古人教人兼以声歌
之漸引之故最平易又疑鄭衛之諸詩皆淫声
小學之功未成而遽教以淫声恐未能使之知戒
而適以蕩其心志否抑其声哀思怨怒自能於人

畏惡故雖小子門人亦知戒乎某欲令弟姪輩學
詩尚疑既未敢曉以文義且詩具逐篇旋讀方能
旋通訓詁豈有不讀而自能盡通訓詁之理乎讀
之多玩之久方能漸有感發豈有讀一二遍而便
有感發之理乎古之學詩者固有待乎聲音之助然
今已亡之無可奈何只得熟讀而從容諷詠之耳
若疑鄭衛不可為法即且令學者不必深究而於
正當說道理子細參詳反復玩味應不在費工夫
也○讀詩必如三復白圭方是有味若是明敏人
不如此看亦無所補若是至鈍人能如此看雖然
有淺薄處亦隨淺深而有所見也○已上論讀詩
或問諸章句起于誰曰有故言者是指毛公無故
言者是指鄭康成也○詩音韻是自然如此古人
音韻寬後人分得密後隔開了○看詩須并協韻
讀便見得他語自齊整又更略知協韻所由來甚
善○只要韻相協好吟哦諷誦易見道理亦無甚
要緊今且將七分工夫理會義理二三分工夫理
會這般去處○協韻乃吳才老所作某續添之○

或問吳才老協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
每一字多者引十餘證少者引兩三證然亦有推
不去者因言商頌下民有嚴協不敢怠遑吳氏音
嚴為莊云避漢諱却無道理其後讀楚辭天問見
嚴字乃押從莊字去乃知是叶韻嚴韻作臯
也○又此間鄉音嚴作戶剛反吳才老豈不讀往
往偶然失之○古人情意溫厚寬和言語自恁地
好當時協韻只是要便於諷詠而已到得後來一
向於字韻上嚴切却無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如
漢唐不如魏晉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劉禹錫
之徒和詩猶自有相重密本朝和詩便皆不要一
字相同不知却愈壞了詩○問詩叶韻是當時如
此作是樂歌當如此曰當時如此作古人文字多
有如此者如正考父鼎銘之類○問先生說詩率
皆叶韻得非詩本樂章播諸聲詩自然叶韻方諧
律呂其音節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然古人文章
亦多是叶韻又曰周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底篇
相叶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即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聲也○叶韻恐當以頭一韻爲準且如華字叶音敷如有女同車是第一句則第二句顔如舜華當讀作敷字然後與下文佩玉瓊琚洵美且都皆叶至如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是第一韻則當依本音讀而下文王姬之車却當作尺奢反如此方是今只從吳才老舊說不能又創得此例然楚辭紛余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能音耐然後下文紉秋蘭以爲佩叶若能字只從本音則佩字遂无音如此則又未可以頭一韻爲定也○古人作詩皆押韻與今人歌曲一般今人信口讀之全失古人詠歌之意○詩音韻間有不可曉處因說如今所在方言亦自有音韻與古合處問今陽字却與唐字通清字却與青字分之類亦自不可曉曰古人韻疏後世韻方嚴密見某人好考古字却說青字音自是親如此類極多已上論協韻○漢書傳訓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不與經連也馬融

爲周礼注序云欲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来始就經爲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歐陽公有詩本義二十餘篇煞說得有好處有詩本末論又有論云何者爲詩之本何者爲詩之末詩之本不可不理會詩之末不理會得也无妨其論甚好近世自集註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見了也害事如呂伯恭讀詩記人只是看這箇他上面有底便看無底更不知看了○某解詩多不依他序縱解得不好也不過只是得罪于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考本詩上下文意則得罪于聖賢因說學者解詩曰某舊時看詩數十家之說一一都從頭記得初間那裏敢便判斷那說是那說不是看熟久之方見得這說似是那說似不是或頭边是尾說不相應或中間數句是兩頭不是或尾說是頭边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斷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審得這說是那說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決定斷說這說是那說不是這一部詩并諸家解都包在肚裏

2068

公而今只是見已前解詩便也要注解更不問道理只認一捉者便據自家意思說於已無益於經有害濟得甚事凡先儒解經雖未知道然其盡一生之力縱未說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須熟讀詳究以審其是非而為吾之益今公纔看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是非明得箇甚麼道理公且說人之讀書是要將作甚麼用所貴乎讀書者是要理會這箇道以反之于身為我之益而已○詩傳中或云云姑從或云云且從其說之類皆未有折衷不免且用其說○詩傳只得如此說不容更著語下夫却在讀者已上論綱領

詩經大全首卷 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853
16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2

ガラス使用